三甲集传奇

原创罗马主义[灼识新维度](javascript:void(0);)

**灼识新维度**

微信号gh\_4c12eeda5979

功能介绍不一样的视角，不一样维度，带来全新观点，全新认知升级

2020-10-27[原文](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?__biz=MzU0Mjc2OTkzNQ==&mid=2247487645&idx=1&sn=530b6af90ae4d15a553de5ab7f8593c9&chksm=fb14c6fdcc634feb427313a71b6306ed7e50c6385a39dfa271039b74ca17d3a4fb7b7252f16d&scene=27#wechat_redirect&cpage=40)

收录于话题

#晚清沧海事

75个

**三甲集传奇**

晚清沧海事上卷35

**作者|罗马主义**

历史并不一定都是必然，有时候也是偶然。清末的穆斯林叛乱，本来可能不会这么严重，一个意外改变了历史进程。

马来迟的第四代孙子马桂源，一个十几岁的小毛孩，接任了花寺门宦的教主，循化厅总约，大该类似于今天自治区主席的一个职务，世袭五品顶戴，绰号顶子太爷。

这个人的出现改变了历史，同治元年，第一个拥护马化龙的号召，跳出来造反的人，居然是他，那年他才19岁，这个举动彻底颠覆了老教的传统。

本来自从清代建国以来，老教的正常玩法是，每次新教搞叛乱，老教都站在旁边看热闹。

等着清军把硬仗都打完了，快要摘桃子的时候，老教再出兵，站在清廷一边，装模作样的比划几下，然后就可以狠捞点好处，这才是老教的正常套路。

如果不出意外，立刻就会被政府树立为模范宗教代表，进入政协人大，去北京开开两会之类的，站在代表通道上，对记者讲讲如何领会中央精神，搞好民族团结的重要性。

运气好的，还能混个人大副委员长，政协副主席之类干干。

自从马桂源祖爷爷以来，老教一直都是这样做事，把这作为生存策略，每次都大获成功。

他家也因此成为了世袭的自治区领导，顶子太爷，本来可以世世代代的富贵下去，可是世事无常，没想到几十年之后，这招保命安身的不败之计，被这小子给毁了。

历史上关于马桂源的出生日期有很多争论，大部分的历史学家，都认为他生在1843年，但也有个别的历史学家，认为他出生在1813年。

生的早点晚点，有这么重要吗？非常重要，如果他生在1813年，西北穆斯林叛乱就不会死那么多人了，可惜历史往往就是由于一连串的偶然组成的，看看马桂源的举动，我可以负责任的说，他肯定是生在1843年。

因为你接着看他下面做的一连串无厘头的举动，你就知道他是个二百五，楞头青了。

西北爆发穆斯林大叛乱以后，身为自治区的领导马桂源，先是派自己手下的小伙伴儿马尕三，又名马文义，带领教众在这一年，包围了青海首府西宁。

然后他拿刀逼着青海办事大臣玉通，给慈禧太后上奏，要求委任他为西宁知府，让他的兄弟马本源，为青海军区司令。

对于这种举动，青海办事大臣玉通傻了，因为在他本来的对策里，就有升这俩人的职，让他们出兵帮忙，实现以穆制穆，这是人人都知道的套路。

可是你现在怎么突然秀逗了，不等着我上门去求你，反而自己跳了出来，拿刀逼着我要这个，本来就要给你的官，那性质就变了，你这是造反，诛九族的罪。

所以马占鳌和其他一大帮老教的阿訇，也看不懂教主马桂源的举动，无奈的直摇头，发现教主这小子太幼稚，别说没有政治眼光，纯粹就是不懂事。

因为新教一造反，朝廷为了安抚老教，寻求他们的帮助，天经地义的就会升马桂源的官，顺带还会捎上教中一大帮兄弟，马占鳌肯定也可以跟着沾点儿光，但你现在突然拿刀去抢，这不是瞎搞吗？

远在几千里外的清廷，当时也搞不清楚这边的实际情况，但是感觉青海办事大臣玉通这个行动很合理，是典型的以穆制穆，所以立刻盖章通过。

接着马桂源又主动表态，支持马化龙作为全体穆斯林同志的领导，并且让老教中的每一个阿訇都表态，愿意效忠马化龙，为伊斯兰建国事业，抛头颅，洒热血。

很多人都觉得他这是作死，不知道马化龙给他灌了什么迷魂汤，让他放弃老教教主之尊，甘心俯首帖耳，当马化龙的小弟。

所以你说这是一个19岁的人做的事呢，还是一个49岁的人做的事儿呢？

最重要的是，马桂源在这场活动中，得不到任何好处，他本来就是政府认可的，西北地区穆斯林的最高宗教首领，自治区主席，他还想得到什么？

所以马占鳌和马千龄想，既然马化龙能忽悠你，把你当枪使，我们为什么就不可以呢？

于是马千龄代表马占鳌，专程跑到了西宁，向马桂源报告了一个天大的好消息！

全体新老教群众，一致认为，马桂源同志出身好，作风好，能力强，应该成为马化龙同志的继任者，未来伊斯兰国的哈里发。

你别说，这马桂源作为红四代，智商比红三代的金三胖，就是差了很多，果然好忽悠，随便挖一个坑，他就会往里边跳。

对于这个新头衔，马桂源欣然受之，而且对于马千龄建议他秘密定都西宁，也表示深合朕意。

接下来马千龄骑驴就势，顺杆子往上爬，建议马桂源加大对首都的防护力度，把陕西穆斯林全部调到西宁周围，接受马桂源的统一指挥，彰显哈里发的荣耀。

马桂源一听很高兴，马千龄同志，你说的很有理！于是立刻修书几封，盖上西宁知府的大印，分别发给白彦虎，崔伟，和其他陕西穆斯林的头目们，让他们速速带兵北上，来拱卫京畿。

事情这么顺利，让马千龄有点点小意外，看来将来有需要的时候，这种智商的人，还是可以再拿来垫垫背，挡挡枪，当当踏脚石的，谁让他傻呢。

其实马占鳌说想赶走白彦虎他们的时候，马千龄心里就已经知道，马占鳌说的原因根本就不重要，真正的原因是，马占鳌害怕，朝廷把他当成了马化龙第二。

因为马化龙一倒，西北剩下的主要叛乱区域，河州，西宁，肃州这三块地方，不用深想，就知道朝廷会怎么处理。无非是严惩首恶，胁从不问。

谁是首恶？陕西穆斯林在谁那，谁就是首恶，如果你想辩解，那是不可能的，道理很简单，你不是首恶，陕西穆斯林为啥跑到你那去了，听你的指挥？

对于首恶，朝廷一定是全面围困，重兵进攻，即使聪明如马化龙那样，也是一点机会都没有，要杀要剐，都是朝廷说了算。

所以陕西穆斯林不走，马占鳌这个首恶的锅，就背定了。

而且换一个角度看，朝廷就是要抚，也轮不着他马占鳌，自然是老教的教主马桂源了。

一来他教内的地位比马占鳌高，二来实际上他也没干多少坏事，无非就是拿刀威胁了上级要官，暴力强迫西宁的汉族，全体皈依了伊斯兰教，还有就是把西宁东关的大清真寺，修得比城墙还高。

至于马尕三带兵干的坏事，他是可以不认，反正马尕三现在已经得病死了，何况他还真的，从来也没有去过现场。

再加上他本来也是自治区领导，父兄三代长期混迹官场，积累了不少人脉，如果上下打点一下，蒙混过关的概率还是很高的。

所以，算来算去，该挨千刀万剐的，还是马占鳌，因为马占鳌还出兵参加了金积堡之战，虽然说是被白彦虎逼的，但这是抹不掉的事实。

既然这黑锅是你马桂源整来的，凭什么让别人替你背？所以马千龄提出来黑一把马桂源，马占鳌立刻举双手赞同。

马桂源现在被马千龄一忽悠，黑锅物归原主，他就变成了主谋，首恶分子，河州就变成了胁从，这样一来，马占鳌他们就有机会了。

不过在马占鳌看来，光找到人背黑锅还不够，还必须能顽抗几下，让对方觉得你有价值，打你太费力，才会愿意招降你，不然的话，轻轻松松就把你灭了，对方也懒得把你当回事了，那下场肯定是任人宰割了。

所以马占鳌带着他的表弟马海晏，开始检查河州的防护，他们很清楚，对方的最佳进攻路线，就是沿着今天的康临高速公路，从康家崖越过洮河，沿三甲集镇一直攻过太子寺。

马海晏这个人，我们必须要记住他，这到不仅仅因为他是一个神枪手，而且还能在奔跑中剧烈颠簸的马背上，给前膛火绳枪装药装弹，连续射击，这招绝技，当时几乎没人能做得到。

更不是因为这项绝技，曾经迷倒了一位富家小姐，灰屌丝遇到了白马公主，一下子嫁入了豪门，从此也成了河州的一个风云人物。

真正的原因是，他的子孙们，都特别的有出息，后来名震西北的马家军阀中，最有实力的几个，都是他的后人。民国时期，西北军政长官这个职务，长期被他的孙子们垄断。

这天他在来的路上，就不断的给马占鳌讲，董福祥这小子如何的发迹了，据说左宗棠把金积堡赏给了他，他的部下所有人的家眷，全都从穷得掉渣的环县，迁到了富得流油，号称塞上江南的金积堡去了，实在是走了狗屎运。

马占鳌一听，立刻知道了他弦外之意，他又多了一个同盟军，但是当着其他阿訇的面，他也不敢点穿，因为脑袋有包，中毒很深的人也不是少数。

……

左宗棠收到了一份最新情报，从金积堡溃逃的陕西穆斯林，在河州小作停留以后，全部前往了西宁，攻克了周围很多汉人的堡寨，烧杀劫掠，并且开始在大小峡口筑垒，看来打算是长期留在西宁了。

这个情况让左宗棠稍微感到有点儿意外，因为在他看来，马桂源就是一个富二代，只知道吃饭砸锅的傻帽，他重点要对付的是马占鳌，凭直觉，他觉的这个人有点老奸巨猾。

可是根据现在这份情报，马桂源才是真正的大boss，马占鳌只是下面的狗腿子，仔细想想，好像也挺合理。

毕竟马桂源是花寺门宦的教主，马占鳌只是地区的阿訇，两人的地位不可同日而语，而且根据当地官员的说法，马桂源好像比马占鳌先造反，这样看来，他要花心思对付的，应该是马桂源而不是马占鳌。

这大概是左宗棠在整个西北战役期间，唯一的一次错判，当然也有客观原因，这段时间，他身体不好，疟疾反复发作，人一直昏昏沉沉，稍微清醒点，就忙着写奏章，做安排。

再加上因为钱的事，他又成了朝廷里的众矢之的。朝廷不想给谁钱，就拿左宗棠出来当挡箭牌，谁拿不到钱，就拿左宗棠当出气筒，写奏章骂他，所以八竿子都打不到的事儿，最后也会扯到左宗棠头上了。

因此几乎所有的人，都觉得自己有资格问问左宗棠，你怎么还没有把西北叛乱搞定？你到底一天到晚在搞什么？

所以左宗棠现在的压力，大得吓死人。他之所以迟迟没有进攻河州，其实是想一锤定音，等所有的部队都腾出手，他要布一张天罗地网，让马占鳌和陕西穆斯林插翅难飞。

而且最重要的一点，他想等刘锦棠回来，作为前敌总指挥，这样他才放心。

在得到了这个最新情报以后，左宗棠有点动摇了，昏昏沉沉中，他觉的似乎没有必要这样大费周章了，虽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，但是一直拖也不是个办法，总的对朝廷催促有一个交代。

因为不久之前，还发生了一件事，甘军发生了叛乱，围攻岷州，虽然这早在左宗棠的意料之中，而且已经妥善处理。但是还是成了朝廷上一些官员，攻击他的口实。

所以犹豫了半天以后，左宗棠最后终于决定，把大营移师到安定（定西）。派傅先宗，徐文秀和杨芳桂和其他几支杂牌部队，先试探性的进攻一下河州，缓解一下来自朝廷的压力。

……

三甲集镇，号称西北第一集，商业异常繁荣。这个地方是河州的入口，镇的东面几里路外，就是洮河渡口。



今天这里依然是一个著名的牲口毛皮集散市场，可是在十多年以前，这里曾经被称作小香港，贩毒，贩枪，卖淫，一度异常发达。

由于甘肃地区地处北纬30度至50度之间,属于半干旱地区，虽然种粮食困难，但是却非常适合罂粟和麻黄草之类，毒品原料植物的生长。

由于历史渊源，种植、吸食毒品在甘肃及其周边青海、四川、宁夏、内蒙等地的许多偏远山区，一直没有被彻底根除，在改革开放的早期，曾经死灰复燃。

特别是在甘南和临夏，一亩地如果种毒品的话，能够种近1万株罂粟，收购价大概为1亩地2万-3万元，由于得天独厚的气候和地理因素，罂粟一年能产3季。也就是说，只要种上一亩三分地的罂粟，一年就能进账接近10万元，这对于当时，年人均收入不足千元的山区贫困农民来说，无疑是一种难以抗拒的诱惑。

当时甘南的罂粟，主要由临夏人，也就是清代的河州人，到甘南山区去收购，然后和临夏产的罂粟一起，卖到甘谷县和岷县，再加工成粗制海洛因，俗称“黄皮”，最后销往全省各地，部分贩卖到其他省份。

据说，陕西铜川一带和内蒙一些地方的隐君子，一直爱抽甘肃产的“黄皮”，戏称为“绿色食品”。

一些毒贩发财之后，“荣归故里”、“大宴宾客”，成了当地农村的“英雄”、“榜样”，导致无数的贫困农民，有样学样，最终也走上了不归路。

临夏当时流传着“下云南，上前线(东部)，一来一去几十万，杀了脑袋也情愿”的说法，甚至出现了“杀了老子儿子干，杀了丈夫妻子干”的家族性贩毒现象。

2004年11月，京城最大的女毒枭马秀琴被判了死刑，据说就来自这里，总共贩卖毒品达到了13公斤，据说这是当年北京警方，有史以来查获毒品最多的一次。

不过这些都是陈年往事了，大家千万不要因此产生好奇，想去三甲集镇冒冒险，拜会一下江湖人士，如今这里只适合常规意义上的旅游，歪门邪道的人你早已看不见了。

在当地政府多年来的积极治理，严厉打击之下，外加扶贫工作的落实到位，公开贩毒卖枪的黑恶势力，早已灰飞烟灭，现在这里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，是一个安居乐业的好地方。

不好意思，刚才扯远了，现在言归正传。其实三甲集镇，在清代也是非常重要的贸易口岸，主要的贸易物品也是鸦片，皮毛，牲口和茶叶。

马占鳌和马海晏知道，这里是清军的必经之路，所以能不能守住河州的关键，就是能不能守住三甲集。那样怎样才能守住三甲集镇呢？

他们只做了一件事，就是用他们带来的一大车的绳子，交给当地的穆斯林商人，让他们拿到对岸康家崖附近的集市上去卖，把其他绳子都收回来，等清军到来的时候，只提供给他们这种绳子。

穆斯林商人看了看这个绳子，编织的很好，拉了一拉，发现很结实的样子，为什么要提供这种绳子给清军，这两个人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？穆斯林商人实在想不明白，不过他们拍了拍胸脯，保证把这出事做好。

其实这绳子，是由两种不同的麻纤维做成的，如果不沾水，它们的强度跟普通绳子差不多，可是一沾水以后，两种纤维，一种没事，另一种就会溶化掉，导致绳子的强度下降，用不了多久，它就会撕裂断开。

为啥要准备这种绳子呢？因为马占鳌知道，清军一定会从康家崖渡过洮河，进入三甲集镇，踏上去河州的通路。

要渡河就离不开造浮桥，要造浮桥就离不开找绳子，要找绳子，清军一定会到康家崖附近的集市去收集，所以马占鳌要先替清军准备好，确保他们用到“合适”的绳子。

这样清军在渡过浮桥的时候，人马踩踏不会有问题，但是在拉大炮和辎重的时候，用来捆扎浮桥的绳子就承受不住了，浮桥就会断开。

这样渡过河的部队，只有随身携带的少量粮草和弹药，而且没有火炮的支持，必然势单力孤。

然后马占鳌的河州骑兵，就可以趁这个机会，对这支孤军奋力一击，很可能就可以全歼他们，然后他就有了求抚的资本，再去和左宗棠谈谈条件。

……

时间已经到了同治十年，公元1871年的秋天，就在大清还深陷西北极端分子叛乱的泥潭的同时，沙俄又占领了伊犁，早已失控的新疆局势，现在更是雪上加霜，朝廷一封又一封的谕旨，督促左宗棠，尽快结束西北战役，早点打通去新疆的道路。

面对朝廷的重重压力，无奈之中，左宗棠只好匆忙开展了河州战役，让傅先宗和徐文秀以及杨芳桂，带领仅仅只有一万多人的军队，去对付实力不明的马占鳌，把试探性的进攻，改成了全面正式的进攻。



可是部队出发以后，左宗棠总觉得心里不踏实，由于刘锦棠还没有回来，黄鼎和雷正绾又抽不开身，这支军队没有一个让人信得过的总指挥，于是他又派了自己亲随的老湘军，装备更好的王德榜和杨世俊部，率领了四千多人前往增援。

这些人是他手里最后的机动部队了，本来是他的警卫队，没有了他们，左宗棠的中军大营，也唱起了空城计。

但是让左宗棠万万没有想到的，是这个安排从一开始，就带来了一连串意想不到的后果，这些后果最终差点给他带来灭顶之灾，这又是怎么回事呢？

先出发的徐文秀和杨芳桂，轻松的攻下了康家崖以后，在洮河水上架好了浮桥，开始渡河，杨芳桂带了一营人先渡了过去。

可是王德榜和杨世俊也赶到了，老成持重的王德榜到没有说什么，可是心高气傲的杨世俊，非要先过河，这徐文秀就不干了，凭什么你要先渡，让我后渡，这桥是我修的好不好？

没想到杨世俊也是振振有词，我们左大帅亲点的部队，专门就是来打前锋，所以我们得先过去，你们必须让路。

其实在这些冠冕堂皇的话背后，真实的原因是，大家都觉得，不过就是打些穷山沟里的、没见过世面土匪，普通的农村宗教极端分子，没有什么压力，走在前面的，可以多抢些战利品，走在后面，就只有喝西北风了。

所以先走后走，对当兵的来说，就是一个大问题。这三个人的级别都是差不多，谁也不服谁，于是就为了这一点小事，吵了起来。

……

再说马占鳌这边，在康家崖村佯装防守，和徐文秀假打了一下，就立刻撤到了河对面。接着就看见了徐文秀，开始在对面哼哧哼哧的砍树，到处拆门板，准备建浮桥。

没过几天，徐文秀的先头部队，乘着小船，半夜划过洮河来抢占渡口，马占鳌派去守渡口的人，故意装作不堪一击，四散而逃，徐文秀又轻松的得到了桥头堡。

于是徐文秀的部队就开始在两边打桩造浮桥，效率很高，没有几天就修好了。

马占鳌知道机会来了，他命令各乡各村的阿訇，带着自己的骑兵，埋伏在渡口周围，桥断为号，全力冲锋，奋勇杀敌，如果有畏缩不前的，无论是谁，战后一定要取其项上人头。

第二天一早，清军开始渡河，马占鳌心中暗喜，一切都在掌握之中，可是没有多久，对岸又来了两支军队，结果让人意外的是，渡河停止了，这让马占鳌丈二和尚，摸不着头脑。

太阳越升越高，都快到中午了，清军却只过来了四五百人，一营的样子。马占鳌拿出千里眼，观察着对面，只见几个清军将领聚在一起，手舞足蹈，一副很激动的样子。

又过了很久，对面好像停止了争吵。接着马占鳌注意到，清军开始整队，好像要恢复渡河了。

但是，马占鳌接着发现，要渡河的是一台两只牛拉着的辎重车，后面跟着的才是士兵，这不对呀，行军的顺序不是这样的呀！

马占鳌暗叫不好，他不知道对面发生了什么事，怎么会让一台牛车先上桥，他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，低声开始向真主祈求，桥千万别在现在就断了。

两只牛被士兵牵着，拉着沉重的辎重车，嘎吱嘎吱地走上了浮桥……

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？

**欲知后事如何，请听下回分解，如果觉得本文可读，请分享到朋友圈，谢谢大家。**

-End-